西園聞見錄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目錄 外編

吏部一

銓授

往行

往行

惜名器

前言

往行

鄭宗仁

重外任

前言

陳于陛

往行 闕

久任

前言

陳建 二則　王瓊　馮琦 二則

羅整庵　陳以勤　鄒元標

范珠　王士性　胡世寧

往行 闕

西園聞見錄卷之三十 外編

嶺南　張　萱孟奇甫　輯
晉陵　陸自嶽層霄甫訂梓

吏部一

銓授

前言

洪武十年正月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宜早與銓注即命赴任聞久駐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于人昔元之弊政此亦一端其當選官淹滯在京輒經歲月資用既乏遂流爲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廷待之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爲差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著爲令

桂彥良曰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常不能

盡知其人然亦不可輕任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直一二員知州知縣于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司知府於歲貢廉勤淳厚者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謬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藝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

王淑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人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內外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

陳建曰楊文貞以吏部循資陞授不足以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保舉至李文達天順日錄則深言保舉之失不若歸其權於吏部至霍文敏奏議則又言權歸吏部之弊而欲五品以上京堂缺皆會推衆言矛盾二弊互攻將何適而可建以爲不若遂行周官推賢讓能之法預令百官推讓奏薦一官缺吏部擇所讓最多者奏授之不俟臨缺輕信一

人之舉而遽授之擢授由吏部而所以擢授者吏部不與也如此庶幾於虞廷濟濟相讓之美庶幾孟子所謂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之公庶幾可免於二弊矣嗚呼斯讓道也晉劉寔嘗有論焉宋朝嘗行焉愚於治安妄議因究言焉有志斯世者察之

曾鈞曰大臣者所以甄別賢否愛惜名器以爲國綱者也循資以處常品越格以待異才宜其自有定規而人莫之干也今一有員缺則自衒以求進交爭而不慚是以京師有攘講之號每聞之人曰茲缺也將與某人代之者某人而代某人者又某人也已而果然則亦以爲固然而弗怪矣夫如其宜用則何待其求之如其不宜用則何聽其求之如求之不得則人不求之矣

陳以勤疏曰竊覩近年以來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級必荏苒歲時迺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

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最稱華要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迺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授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夤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斥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此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斥者不必皆所養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而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

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旣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遊循默低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薦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職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眞才而使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薦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羅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明

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有所偏重矣
于愼行曰孔子云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輔導之器與吏才不同
人之才固有可爲將相持天下之重而不能辦一官者論人者不可不
知也漢元帝時有人薦張敞輔導太子者蕭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煩
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此數語可爲用人者之法大抵輔弼左右之臣以
德爲材奉法守職之吏以才爲材何也三十輻共一轂轉動不居則動
者其材也橫一軸而持之周流千里而軸不知也則不動者其材也有
御於此責軸以動以軸之材爲轂則車必摧矣又曰今州縣編里大小
煩簡十百相懸而吏職經費無所隆殺非古法也漢分大縣爲令小縣
爲長唐宋分緊望等名以差其爵元時升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
至四五萬者爲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是有等級也然以縣爲州終
不如縣分大小別其官秩不失古法卽如今之州縣有編戶五六百里
者有編戶五十里者而官名職掌一切無分經費供需比爲一撥是使
六七百里之政同於五十里而五十里之供需同於六七百里也亦太

相懸矣乃近日銓曹掣簽大選不因才地所宜射覆而得是地本相懸而法又混一也豈不左哉

又曰揭傒斯之論儲材曰養之於譽望未隆之先用之於周密世務之後此用人之要法也後之儲材者不然其譽望之未隆不能識而養也其世務之未周不能蓄而待也胥失之矣譬如場師之植果木其拱把之時日夜灌漑以遂其生待其果實之熟然後采而用之則功不虗矣若平時不加灌漑既及其有實也又不待熟而暴取之安得有味哉

蕭淳曰銓曹之職在程量人才而器使之或以身言書判據見在爲公案或以文章政事採物望爲權衡未有舉至重至要之典止付之一簽者蓋簽選之設欲以絕吏書之那移雜流之鑽刺倚亦變結繩爲書契不得已而用之末爲非是乃近者則陽以抽簽示公陰以坐簽狥私以竹片爲主爵誠若古聖知人之難並簽法又失其重非昔人坊世之意臣愚以爲自知縣以上宜憑部選先論道路之遠近以省津送之勞次論人地之相宜以求職業之舉其自知縣以下凡州縣佐貳雜職等官

流品旣多奸弊易滋仍宜抽簽以公選法照依原派省分各地各爲一棹參以應得職銜一行共爲一筒信手拔取報名書紀庶澄敘旣當而鑽求亦革矣

馮公琦日序俸之議始於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敝在不問賢愚顓以日月爲斷則不以日月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失聽而決之便於用才亦便於用私舉而歸之於格不便於用私未嘗不便於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才陞必論俸用才以用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旣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騖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偬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參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參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於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偬有非常才可辦者於部郎

中數人擇之南部四五人選司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於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爲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賢均度其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稱做停年循資以日月爲斷而不使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

馮公琦疏略曰竊惟安民之本要在修舉吏治吏治所由舉則當以藩臬郡守爲急郡守總領各州縣而爲之率監司執三尺法以糾繩之若郡守缺人則郡守之職曠而其所屬亦無人總領而皆曠矣監司缺人則監司之職曠而所屬亦無人糾繩而皆曠矣今天下兩司共缺七十餘員郡守共缺二十三員加以遷轉而尙未到任者奉差而尙未還任者則是天下見在任事之官與缺官而未任者正相半耳州縣有司無人表率渙散於下貪者益貪肆者益肆而百姓寃枉多鬱鬱不能伸雖有署印官員只是承行文書終以爲非己專職凡有稍難者必且留之以待後來卽此待之一念所誤於政者已不少矣臣等因今次考察眞

見天下吏治自知府以下佐貳署印者必多要錢彼以其民爲非己之民也自僉事以上司道帶管者必多廢事彼以其事爲非己之事也即如近地一年無雨二麥不收百姓嗷嗷朝不保夕彼署事之官肯預先請否肯多方賑濟使民沾實惠否如近日盜賊生發道路艱虞彼署事之官能無掩匿否能設法擒捕而所差之人亦肯用命否天下惟行實政最難最勞而惟虛文甚易甚逸若上面無人稽核則彼下僚誰肯舍逸就勞舍易就難以爲百姓長久計者夫以焚溺望救之民當災旱相仍之日而待命於若有若無之政聽裁於乍來乍去之人人既輕矣法令安得獨重法既弛矣政事安得獨修故均之蒞民也均之行政也候代之官必不如初任暫攝之官必不如久任別署帶管之官必不如專任佐貳署掌之官必不如見任今欲興起吏治莫如備官而考其成因人而責其事而其最要必以藩臬郡守爲急臣竊惟世宗之朝要緊員缺數日不補輒蒙詰責或所推不當明示另推皇上勵精圖治動法皇祖如臣等知人不明舉錯不當望皇上明以示臣俾之改圖奈何一切

留中使人才受其壅國事受其病哉

馮公琦疏曰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若持平心設定局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其勞已得但言其苦在人滿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次躁競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自有地不相宜事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揆之于公尚自非公况于假事以求離任一或相狥後借爲詞有援者卽可轉移無力者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轉不勝其觖望而皆於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己執持者又不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俸間有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能不稍有變通人未詳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於無畫一之法故也夫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

人惟中人最多故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一以實俸爲主每於月朔卽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出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應轉參政副使參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候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前總疏類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運司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倥偬理須異才難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重遷而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見聞之如一月陞轉不盡者卽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簡轉分優劣又必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不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因材而篤造化何心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卽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刮落

鮮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卽欲私厚一人不可得各官卽欲私越一人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使天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實俸以待遷其於世道可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設賢愚同滯臣竊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成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亦望士大夫相與共守之耳

吳允中曰謹稽祖宗設立六部原無偏重臣子遷轉宜以功能爲準近例相沿則不然吏部選郎占定太常之缺果淸公執法拮据六選爲國

得人嘔出幾許心血即優以清卿亦不爲過間有最貪最鄙止一副滾滔精神善于塗抹者亦有八面占風見識將波及茫然解選而歸者夫不公不完法當別論而一概濫冒此垂涎者講搶如市而擅戀者百十推不休也何以服各部之人心也在外鄉貢知州潔己奉公望員外如登仙而兵部則更難矣乃吏部司務一手操定徘徊歲月龍鍾狼狽亦儼然憲秩何以服在外之人心也至于五部亦有差等百中之一禮曹猶有京堂之望而四部則非起家困頓者無復是夢矣然同一郎中而轉府何以異同一郎中轉大參而年分何以異即曰由外轉內原有分別而依序挨選者將何所憑也人不分賢愚職不課勤惰一以衙門爲準何以厲世磨鈍而使人心激勸哉

諸鈇疏曰國初大察所黜不過數十人至弘治幾二千嘉靖則踰三千近隆慶來殆踰六千矣禁網之密較前不啻百倍顧吏治愈下而民生未蒙實惠者何耶蓋以近年進士之額增而鄉舉日輕援例之徒衆而歲貢之選不得其人耳夫鄉舉輕則人人不自愛而甘心以敗援例衆

則拔本亟而殘民者衆歲貢不得人則徒費國家之廩祿而吏治終無補矣夫以其不自愛而殘民與無補也則所黜不得不多然所黜多則彼自揣勢不能久留害民愈速而民愈不堪數十年來習成故套即披衷告戒而吏亦不吾信矣天下之大勢然也近蒙皇上減進士額行久任法且欲愼選歲貢此眞轉移世道大機太平可指日望矣獨鄉舉以文字薦之中年比上春官十九落第不戀進士挺身蚤仕者往往成名爲世大用其守候甲榜半迫桑榆之期退居閭里又坐紛華之累或候貸以喪志或祈營而失常逮及入官渺無陞途雖須臾飾爲面貌而究竟訥於臧賕強勉詳爲簿書而作用終自封殖朘民厲衆罷職褫官比比而是臣愚以爲救之有策限次數以定會試是已蓋士旣偕計吏而來卽不第必令國家肄業其會試以三科或四科而止各令投牒赴選又必令撫按官略格而取賢毋得重甲科而輕鄉舉如其廉且能與進士一體薦擢如是則人知服官蚤而科目重乘富強之齡徼通顯之會士習定而民賴多矣使舉於壯而用於老取之也甚重而待之也或輕

其不銷英鋭之氣而孤賓興之盛典耶國家開捐例之途非謂可以得人也特緣邊費浩繁內帑缺乏爲一時權宜計耳然此輩以財發身必難望以廉律己一授倅職守法者百無一二或督賦索要寬限或巡捕濫受民詞或遇正官偶缺委署勢如刦掠履任率未踰年而贓敗者踵相接矣且始焉冒衣巾抗令幸免差役累貧民繼爲民牧又復拔本是國家之得利於彼者甚微而彼之自利者誠多也臣愚以爲抑之有法給冠帶以限出任是已蓋例貢多由良家子弟倘給以冠帶即不仕已爲榮幸總或由學校出身亦量銓閑散衙門州縣佐貳缺必選歲貢精壯者任之若廉幹許撫按報部拔擢又必令督學官登仕而選雋毋得哀窮途而博寬大如廷試不稱查先朝貢例行罰如是則人知重明經納粟於調停之中寓裁抑之術仕路清而吏治修矣使例貢不虗是以民與市也歲貢不愼選是爲人出身而不爲民擇官也其不重閭閻之困而虗糜郡縣之廩祿耶然是重鄉貢抑例貢也雖爲資格言而實與久任之法相表裏蓋必膂力剛而後任用可久援例少斯不苦於琉通

之難否則舉貢終格於資次而出身亦必暮齡矣雖欲久任不可得已

萬曆四十八年御史中廷謨疏曰昨歲廷臣建言亦曾會推一二外臣但非老夫耄焉寄棲露于草頭則以玩贅飄然挂虛名于簡末此無論序不相及漫勞點綴抑亦時不能待旋數河清使舉朝登進之苦心等于畫餅而聖主無方之美意託諸空言且因以揶揄外廷之無人此用之名而不用之實也今番斷宜在在搜羅明明開列係翰林者若干人係外廷者若干人共爲啓奏務求用則同用點則並點庶兵農錢穀各有歷練之人強弱虛實共呈已試之效將王良在御必無泛駕之憂而鼎鼐平分又何覆餗之患哉

天啓□年吏部申明銓政凡選官自京外以逮倉巡皆從原籍起文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一官守也至于舉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遂入條目想謂此輩受虀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移自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萬一京棍市滑採本生來歷僞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其咎似不

容省此文以疎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費爲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凡無文者俱不准選著爲例一疏通衛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吏部九年考滿給由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判無過給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考滿數輩之候缺爲河淸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爲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爲定例

天啓三年冢臣趙南星酌議銓司變通之宜曰吏部四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惟稽勛有見郎中驗封考功者皆從家中起之而未至文選以員外署之而三司俱無員外惟主事不缺皆新進而令之代庖即代庖亦苦更易遷轉太驟而事多廢弛昔時司官每直省恆二三人每一人自主事而員外而郎中皆輪歷四司恆再請告在署者欲請告則預於應轉者求之不待起補彼入則此出是以恆無缺人大率十年而後得爲郎中文選考功郎中事任尤重不可缺偶之人則從他部調

之陸光祖鄭汝璧等是也近年出署者皆薦人自代展轉相引議者遂謂其有項首之銀是以職等每遇員缺發單咨訪所以爲諸臣絕疑謗之端也而舊者人日多資日以深若循資而起用之則遠者難以遽至是必擇其道里之近者補之尙不足以滿多缺而猶拘于循資之說其勢必至起補于數千里之外以掌選而經年代庖考察期迫馬上催促管察者來而苟且完事如科臣之所言者是以職等不得不就近推補命下卽時就道依限而至其遠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調補不妨一處二人待遠者已至而後以一人避之可耳先年呂坤黃克念皆寧陵人而同時周汝霖傅作舟皆江陵人卽同時共職南星之所親見也行此之道旬月之內而四司俱備矣文選郎中必管六選而後內轉不必管選如一年已及而遇考察則考察完而後轉見爲銓曹者競于職業而淡于營進也然司官殊難作典選尤難人人皆欲速化旣自求之又爲其親戚故舊求之典選者一人耳不能盡滿多人之意但以一語譏訶之而杜門求去矣職等愼簡司官與之同心奉公如有升除相托者一一

與職等斟酌之如振拔淹滯昭洒寃抑正臣等之所樂者如畏勢狥私
即聽參處或以任怨招尤即爲查明留用必不聽其引避
周宗建曰夫用人者有進退兩柄故文選主進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退
者毋混于賢路考功主退者也即當分別其應進者毋滯于積薪自昔
唐虞尚嚴考績之期豈於今日反可行越俎之事在冢臣夙望新猷自
當大有整頓而以臣愚見請于天下凡官各定其應轉之格仍預列其
資俸之序勒成一書合于格者就其官俸之上下以爲遷轉之低昂而
不及格者即賢者勿混此功令一定懸諸日月即有躁進者自安心于
資序之尚淺而無營即有孤子者各癩首于程期之相遇以自慰用人
者術簡而易操而待用者途清而難溷于升除之中寓化競之法又何
統均之府爭爲講攘之場也此尤疏通內分一大補救也
往行
開公濟字來學一字學臣洛陽人以明經洪武十四年爲刑部尚書時
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

政績少聞又聘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行修達於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改代之官就令布按二司覈其平常稱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上覽其言謂公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公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公暇延訪秀才以經明行修爲一科又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黃公孔昭字世顯浙泰平人天順四年進士歷官尚書謚文毅嘗調吏部歷授文選郎中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常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粟積于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册量其才隨其地望參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力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謝文肅公

言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節不少變

屠鏞字朝宗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初試監察御史歷官吏部尚書在銓部日博采輿論務公黜陟每考察見以喪去任者非大過不黜註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土俗稍宜者補之

李冢宰裕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四字公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可否註于手牘謹緘之至期引奏塡榜更無舛錯而庶官亦稱得人一日太監覃昌語鴻臚寺官轉謂公曰先時選官本入上必丁寧司禮監看詳然後賜允近日上諭昌等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自奏入即與批出行之其見信如此一日周宗伯謝司空與公同候朝周曰昔尹公在吏部深惡江西人不使居華要今山東進士選科道京職者何多公正色曰掌銓法惟至公庶無罪悔苟有私釁不但負朝廷其如天下公議何二公皆嘆服

王端毅恕爲冢宰日關西都御史缺公荐蕭楨及某官某人堪任內批不允而命別選二人公執奏曰陛下不以臣爲不才任臣銓選則臣之所舉不効臣之罪也且陛下安知蕭楨等之不可用而拒臣也是必左右近臣別有所主而圖以與之也承順風旨以固此位臣誠不能臣之所知楨與某陛下旣以爲不可用是臣不可用也願乞骸骨歸老上優詔慰之竟用蕭楨稱其任說者謂公是舉有過于趙普補牘之勇果云又上林苑監錄事邵義以傳奉驟遷蘇州府通判公具疏論之曰邵義先爲錄事正九品官也今驟遷通判正六品也無乃有壞官則士無定志奔競之事日起矣

熊浹字悅之號北原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拜禮科給事中歷官吏部尚書在吏部日嘗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聽决耶凡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安福王公華亭徐公及司屬之賢者共焉每每注選必語所司曰此缺相宜否如否雖十易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隳落

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費公宏爲禮部左侍郎於食粮二名之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數十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

霍文敏韜嘉靖甲午爲吏部侍郎署部事自以進賢爲己職任故秉公論薦不避親讎推陞霍賜奏錄梁次挹俱在舉之人薦豐熙楊慎徐文華唐樞等皆大獄得罪陸粲則攻擊公與張桂者也舉動光明人咸欽服攝掌部篆僚屬守法惟謹權貴無敢干以私鑽囑之風一時屏息拔淹滯察舉劾調停內外資格不拘更定積歲條例永便遵守吏胥有犯卽治無輕貸者私書私儀絕跡不敢至門下謝恩私室者亦無之蓋公廉之化人自不敢瀆也先是大選舉監考卷分別五等惟是官賤散要爲等差不以品級高下爲先後也遠至呼名與於榜則以品爲序迹甚相左遂有私售中變之疑公察其然明揭榜示衆咸帖然舊凡考選言官多取外貌兼之屬賄妨公法紀遂亂故未試而官已先定庸流而濫

秩要階公惟據考卷取其才識優長者用之故當時人人稱焉其大選舉監亦然凡投選及各項文移吏輩多假駁查送問爲騙局公立法當堂明諭奸吏無所措手吏役應撥諸衙門實參者例俱拈鬮以示不私惟吏部及錦衣衛吏則坐名撥缺蓋皆依託勢要行重賂以圖厚獲者新舊相代索頂首銀至千兩公一概鬮撥之痛革頂頭之弊文選司有寫本承差十二人皆勢家豪戶買納者日用厚費供司屬宴飲投選日則擇地註官公盡黜革之公署篆歲餘宿弊盡滌仕路一清自來名家宰不過云往時部事多主於冢宰二少宰不甚與聞誠齊汪公旣任公啓以當擴大公無蹈往轍汪雅從公不自擅自是少宰亦無伴食者矣

侯吏部一元爲吏部有戚里襲爵君曰聞軍功侯伯非軍功不侯伯未聞戚里侯伯延於世世者也乃擬奏革戚里侯伯者十八人

王與齡字受甫寧鄉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文選郎中在文選以用天下人才爲己任上疏條故事請抑奔競請仕途重撫臣責成守令奏報是君孜孜力行用人務進廉靖老成痛繩僥倖絕請謁常州訓導諸富

勢士爭求之君乃用平涼貢士號張負子者怙勢者咸沮常州府知府應君子才以廉不阿上吏代君廷見訪問吏治民瘼衆莫敢望子才由是顯於世員外浙人鄭公曉主事楡次周君鈇廣人李君義壯輩皆力薦之而首遏貪殘以張治典正論幾振而分宜之螟蛉子已漸盜大柄卑侮省郎公然以分宜帖子托錢知縣君峻拒之其來益瀆君率同官上其事乃君與錢知縣同報罷鄭周咸外謫銓部自此喪氣吏治貪冒日甚計貲得官計日求擢而民不聊生寇盜充斥矣

郭樸字質夫號東野安陽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簡嘗兩典銓部絕請託奔競惟以大公行之其稱進以賢不以譽其斥謫以不肖不以毀且度地遠近才細大要使人與事相稱而止否雖大要勢有人所主不稍假借而大指乃惜人才捐苛細毋以尅核繩下嘗謂人稱銓曹爲恩怨府夫亦己自爲恩怨耳恩怨出於己實難自人何害故公在事日人莫測其喜愠之端亦卒無能以私喜愠有加於公也

高文襄公拱以閣臣視吏部事故事推陞時皆主事揭授郎中呈於冢宰公曰堂有侍郎且有員外疏皆列名而事不與聞何居此不過欲行其私耳吾其改是令吏抱牘至後堂二侍同司屬揭之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鹽馬之官暨遠方府守人皆薄視之以故善政無聞請以賢者往不得復有低昂謂積穀遇貧薄之區則何以取盈完糧當苦寒之地則何以足數於是特寬其額而官不苦難矣

隆慶三年大學士高拱掌吏部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爲便乞視此例從之又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內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偷而民生日蹙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

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宏可當大用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敎官暨驛遞閘壩等官本無民社而意處以他省遠方使有官者不能赴而去官者不得歸乃請得還本省人皆稱便它如開王親內轉之例覆一甲讀書之規正撫按舉劾之差覈京官考滿之實分進士講律之會定王官陞授之條議有司捕盜之格遂使朝無偏黨官無煩苛九州四海雷動風行之矣廣東昔稱樂土後爲盜區多拾制科寬其薦額勿拘成數遂使廣東亂民樂業而向化矣時天下制科處其三科貢處其七是崇其三而棄其七也乃疏謂惟賢是視不計科貢除吏時其善地多留而不除名曰養缺公曰民方無主吾何以留爲秖留以供用且以供人之用耳吾無所用又不供人用則何留焉於是命選司凡所有缺者悉揭諸門外使

家見之
高皇帝罷丞相以政事歸六卿吏部爲六卿首其任尤重文皇帝雖設
內閣諸學士然惟參謀議而已故委任蹇忠定猶在三楊諸公上至宣
皇帝三楊位益尊而繼蹇者資淺因稍退遜於是請寄行焉後文端忠
肅繼之職守復正顧視忠定時終不逮矣自茲以還時有低昂要不甚
相遠至分宜在閣久而權始大至江陵而始自爲眞相視部如屬也然
江陵有術每往請者必不自言必使請者曲迎其意有不合亦姑陽應
之或其人大齬乃諷鷹鸇擊焉不則遂攘之爲恩其見擢者亦竟不知
爲不出江陵意也又素留心人材腹中富有所品騭每在司銓者上往
請者欲詘之良難故其柄常若獨操者先時掌選者曰隆慶戊辰己巳
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豈以其勢方張乎
江陵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
百人者也豈不然哉江陵死職漸復舊至平湖陸公光祖爲冢宰益以
強執行之孫公陛亦踵之無改諸司郎皆皎皎爭淬礪然止可及嘉靖

初而已尚不能如弘治以前也而執政者不知江陵所以能收權之故徒習見近日之事謂銓司之不能以江陵事已也遂大恚自陳公有年爲吏曹節槪山立即江陵不能屈諸公益憚之蓋謂吏部非吾徒徒貌相與矣及公爲大冢宰視事即止息於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於公曰自潔如此自許以清白否公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公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邪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若媒取銜進如世之所謂講搶囊必痛抑之即序及仍稍遲焉一時人情凜凜望極治矣公之爲吏部尚書也乞骸骨去杜門凡六月屢告不允而名益重凡正類靡不勸公少留以爲上幸知公但留一日即吏治清一日即詘身以濟世爲公甘之問疾者皆婉致意相知數輩尤衆聚極論皆莫能回公鑛嘗私謂公曰公去甚善然于今有二大事願以累公公曰何事鑛曰自楚相敗諸得罪者皆起好名喜進之士多附之然非之者亦繁有徒兩家漸成黨兩黨相角是非日以雜出持衡石而善

消之是在公矣今仕路以建言爲徑徑多岐也如使其果無他腸惟冀暫淹而驟伸此猶可耳今乃或持以刦上慮見斥則以先發博奇此訟師之靡豈宜使常得志執矩矱而黙移之是在公矣公沉吟良久曰當深念焉居數日鑛又往公曰前所敎恐難行鑛請其說公曰凡建一規摹其前後必期相應也故必君相皆相孚所言如響然後可以酌向背審低昂圖轉移之機今循例以請猶多違阻乃欲遠算深計逆方張之焰而預折難明之隱譬如置棋者一不應前後皆誤矣恐黨將益熾而徑將益啓也此以俟能者我則安能鑛亦黙然是時公內戚亦有爲公留行者公謂曰如君言出矣第循我故步能如志乎留者復黙然公曰然則少須必敗矣吾去志益當決矣竟去公在部尤留意廢棄諸賢每月必推數人殆無旬日間者比後稱病猶疏薦不置其於內閣終始無豪髮徇士大夫私談者咸以爲涉大激然公所舉惟茲數公有不下顧旬月間亦間一下餘則率皆報可內閣諸公亦俱相敬重竟公去無失色其後譖公者俱忤上意取厭且以爲既知其必不用又奚爲名取於

是悉罷不推而於內閣亦深加調和中外皆以爲庶幾都俞之風太平可冀乃不半載扞格愈甚即敍遷者多不下調補者或終歲時至資乏假貸無所得而猶困守邸中行取乃停數年於內閣輒以惡言相報復至會推則諸司雜舉銓司取充位益壞決不可返乃知道一而已強執無大假借無小枉尺者直不能才故寧身使敗法必不得使敗公蓋早辨之矣機決則先飛隄決則川流欲巧待之曲障之惡能濟哉嗟乎自吏部守正以來人皆謂閣部冰炭故一人而黑白互出一事而甲乙錯陳右閣者無論已隱翳者或曰晉楚爭長而宋鄭受其敝蓋各降意以和衷焉嗚呼此論權耳未引繩于義也夫辨官者察行審材不得以清汝兩言也尚內閣而所舉者皆是材品皆當其官此固銓司之所禱祀而求也白簡在旁流言在下夫豈敢以任私當抗節之奇哉今不審流品不參月旦見一缺出輒以所偏與者擬之已收其實而使部當其名有不憲則曰權不在也善宰天下者固若爾乎今欲兩降意也其誰先哉嘗我太祖不以尚書隸中書省也任不令相壓若不能視眉睫以曲

阿人意是失官矣且非獨今也唐宋有中書省其制亦云四品以上降敕銓除五品以下則吏部專之彼時侍郎四品而宰相亦秖稱同三品然則降除者固無多耳今制亦彷彿如此則遇者內閣辦疏亦謂自庶卿上猶得與聞則敕除之意固不廢也乃并欲取其柄盡操之耶或曰如此則吏部不幾專權乎嗚呼此江陵相語也凡專權自有地吏部係分職卽爲有司五部事俱不關涉精神不貫趨附者必不堅故守正則已設欲行私非與內閣深相結藉其聲勢必不得逞也故內閣能黜吏部吏部不不能搖內閣今冢宰奉身退者屢屢矣而內閣安然如昔也謂吏部權能居內閣上哉夫官人者與衆共之者也先朝已事俱在果登進者皆賢也熟爲閣謀孰爲部議夫既有主者則委之吏部宜耶卽或不然執大義調旨以詰之豈不可淄澠涇渭其誰能淆焉故曰莫相憎于膠漆莫相愛于冰炭故造父不爲車奚仲不爲御部具疏而閣擬旨此成祖相鈐制意也人主不明於義而惟以權事恐政術爲天下裂矣林文選春以稽勳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爲吏部主事泰州守某贖而虐

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趦趄曰某未有劾者奈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頃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謫君為稽勳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懇乞留之吏得調永平內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人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

陸光祖字與繩號五臺平湖人嘉靖丁未進士初授濬縣令歷官吏部尚書謚莊簡令濬日邑人有盧柟者富而善騷嘗有所忤于邑令令大銜之遂假事坐以重辟歷數令避嫌不敢白公得其寃狀言于當道

釋之直指謂公曰格饒于貲耶對曰某能知其罪之有無不能知其家之貧富直指語塞及爲文選嚴文靖公益虛己委任一切惟公言是聽公受事念田間諸諫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合謀於徐文貞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如吳介肅胡莊肅毛端簡王恭節諸公或自家召起或自外而內或自散局擢要地一時大僚無有不得其人者劉侍御陽以鄉薦起爲光祿少卿張通判澤以歲薦超拜雲南僉事典史薛某掾吏也踰陞□□□□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已而劉侍御堅不起天下高其退張僉事竟以死節聞人益歎公負人倫之鑒不獨破一時拘攣之格以昭國家立賢無方之意而已先是進士考選庶吉士獨行於丑未年公曰豈不由丑未進者獨乏才也自今宜每科皆選於是隆慶戊辰首行公之議是科得人最盛舊例外吏考満拘于薦之別不及以時徼恩封者常多公疏稍爲變動其間薦不必三而旁薦亦有得與正薦並論者至今守爲絜令公典選數月所注措皆翕然稱當然公以此得天下心亦以此致忌□甫擢太常

少卿而今太宰孫公丕揚時爲御史以專擅論公竟削籍後復爲太宰御史蔡時鼎陳登雲輩皆先後忤公者公知陳君才器用之引爲知己公尚書南刑部時蔡巡鹽兩淮兩淮之商乘蔡以言事謫去訴蔡於法司謂蔡納賄以私票與人壞鹽法公廉知其誣力逐訴者以白蔡君且多方噓薦之諸曹郎有才力者及負氣而淹頓者皆爲薦引竟不令諸君知也公晩秉銓尤汲汲以引用老成爲事或謂公曰公何不登用後進爲將來地公曰後進行當有知而用之者若老成人漸逼桑榆不及今柄用終老巖穴矣吾何敢先身謀而後國家也

愼擇

前言

何文肅公喬新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曰古之善覘人國者不覘其國勢之強弱而覘其用人之賢否今用人賢與否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藉藉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

信徐而察之巧官者悉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奬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頹俗弊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歟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狥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君子之事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彭華卽內閣彭時從弟也

往行 附

資格

前言

陳建曰祖宗時用人不拘一途未嘗大分流品亦未嘗限資格與夫年勞之拘用惟其賢惟其能而已矣故當時號稱得人蓋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顧用相所以招徠駕馭之者何如耳如祖宗朝所用諸臣皆奇才異能極一時之選聖君知之賢相舉之璽書超拔而久任之至十餘年不易甚久者至二十餘年終其身而後已焉是以諸臣皆爭自濯磨奮厲以求無負於君相之知匡國寧民之功照耀簡冊祖宗致治之盛有由然耳大抵超遷久任與不拘流品之法三者不可闕一不超遷則不能鼓舞豪傑不久任則雖才無以成功拘流品則使人自畫而絕其向上之心怠其有爲之志三弊之積庸流之幸而才俊之所甚不便國家生民之尤甚不便也祖宗朝三善咸備而近日則三弊胥集焉是故今時人才豈無同于柴況數公之匹而三弊以限之拘之絕之雖有才而無由以自表見於世與無才同矣乃號於天下曰後世人才不如古嗚呼其眞無才耶其不善用才耶謀國者試思之

丘濬曰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踈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不能脫穎而出遂至邅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所注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祿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夫羣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欲一一記憶之人人掄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況夫僞妄詐冒請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釐繁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雖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我祖宗立法之善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官五品以上員缺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

所謂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餘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察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秩滿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詞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韓公邦奇曰天下之安危在斯民斯民之利病在縣令最要官也當今之縣令與前代不同漢唐宋之縣令一體視之惟以賢否爲高下今則分爲之途進士除者雖橫行逆施必曲爲回護舉貢除者一有過失即斥去至於接見無禮之間亦大不同進士官但能舉職即得大典舉貢官雖竭盡心力亦不能得間有得之者亦是通變趨時之士豈惟上人雖下民視之亦有輕重進士官自少至老官至公卿舉貢鮮有十年者至方面官者絕少自非有志之士獨立不懼自知日暮途遠必爲私家之計矣此雖非祖宗立法之意其勢堅不可破決不能一即使三途并用年歲亦不可齊進士中式年未二十即授官舉人雖二十中式坐監

歷事蒞選二十年以後方得選官歲貢雖二十補廪五十方得出貢六十以上方得選官前程能有幾何不有以變通之如天下斯民何莫若多取進士每科千名鄉試量其地方加之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五之一庶乎無偏無黨而治可成矣

徐公顯卿與王選君書曰足下銓衡首司辨叙材品吏治民生關係不小矧今積習之弊難于芟除名實之間易于淆亂有耿介高潔而不諧時調者有持重老成而或涉遲鈍者有高談闊論而無當實用者有狂縱不檢而托之豪邁者有鑽刺通神而工爲藻飾者往往儇巧之徒爭致通顯而砥礪名行者多坐沉淪國家又奚賴焉至于守令並重三途累朝詔論固在今撫按待甲科長吏輒假之詞色首登薦剡科貢之士小有詿誤必獲重譴下民竟相欺侮謗議橫生彼亦消沮局促漸易初心自甘墮落夫人之才識不甚相遠豈一經鑪鑄材器頓殊耶鄧材荊璞何處無之故名實不容混資格不可拘惟足下尤加意焉幸甚

嚴訥吏部尚書疏曰今考察後擢雜流冗職尚有遺良創立訪單發來

朝官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送部議擢蓋位卑祿薄之臣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或自解其作興之無由苟且墮落無足過責而中有克自樹立者非豪傑不能也故國初有以典史擢都御史如馮堅以直聽歷布政司如王㬚宗者臣亦欲倣此意間超擢一二以鼓其志如此則明幽也覲典之外又施于不測其陟明也資格之外又加以非常清時盛治裨益不小

管志道曰國初用人不拘資格每於內外虛實之間寓防微杜漸之意有當事任而實授之權者六卿分行丞相事方面官專制一方是也又防其專也而使不當事者參之故大學士以五品科道官以七品而得以可否是非於其間有不當事任而虛假之權者編檢之入閣辦事科道之參劾大臣是也又防其肆也而使當事者壓之故近臣間出為外僚而言官序遷常不得先於部屬蓋二祖長慮却顧惟恐威福漸移人懷趨避以成偏重之勢故予中有奪抑中有伸或朝炎而暮涼或久淹而驟遷顛倒豪傑莫知端倪愚不敢謂悉便於今日即如正統中劉永

清翰林侍講也以才堪繁劇擢爲廣東左布政景泰中徐有貞春坊左諭德也以智能治河擢爲僉都御史而嘉靖中歐陽德則以知州而累遷禮部尚書魏校則以副使而爲國子監祭酒蓋猶內外通融也近乃專以內閣及禮部詹事府國子監堂上清秩爲遷轉翰林官之地別衙門不得與焉即有自翰林出爲方面者亦以備考察之遺與左遷無異矣又如宣德中初設巡撫官則郎中趙倫員外郎吳政長史周忱等與御史于謙同擢爲各部侍郎弘治中大理寺丞缺鄒魯以御史謀陞而吏部竟從何喬新之薦以郎中魏紳補之蓋猶擇人不擇官也近乃專以都給事中與文選司郎中占提督四夷館及謄黃通政之缺以監察御史占大理寺丞之缺其餘雖德若顏閔才如張葛弗與矣當事者爲之辭必曰詞臣原以才選言官原以賢推故定其資格不使他途得覬覦也不思偏重之弊使天下得以官階之炎涼爲向背而不以人品之高下爲重輕賢者直道難容佞附於明哲保身之義不肖者依阿取寵盡喪其是非羞惡之心國家何樂於有此風哉幸賴主上明聖採輔臣

之謀嘗以禮部國子監引用別衙門官然積習已成其心終不自固又嘗嚴敕撫按從公保薦所屬於是舉貢出身之推官知縣例得選御史而補部曹然以政事稱最者終不得與翰林文學之臣並顯以官守推賢終不得與臺省言責之臣同遷而獨存餼羊於行取一節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豪傑之士爲抱不平久矣豈以秉衡大臣而慮不及此特重於違翰林科道之心而不敢頓破拘攣也又以責備之心待別衙門恐其不足以膺殊遇而徒來譏嫉之口也苟非獨奮聖斷其孰肯以棄菀集枯之見賈衆怨哉願陛下勅下吏部勿泥近例而盡廢舊例勿阿華要而輕略才賢翰林官與各衙門通融轉調不令以詞華壓實政科道與諸部司一體序遷不令以虛勢長傲風百凡銓擢常使內外均停恬無欣厭虛實互用永杜詭隨而久任超遷之法仍並行而不悖豪傑其思奮乎臣謂不問行薦舉之條則實行必不振不永停納粟之例則任路必不清進士豈必定足三百舉貢須令及時効用文職自正統後添設者可量行裁減而毋折庶僚之實俸武職從請難後承

襲者當嚴行比試而別收額外之異材顧之有漸處之有權非可輕議耳

葉向高曰近世用人之途局甚矣諸以刑名起家其下者沉淪於抱關擊柝之間不能自拔其高者亦僅爲州郡佐以去無所自見其奇世胥病之於是議者有三途並用之說冀網羅軼材爲國家用然竟屢議屢格不見施行此雖柄政者之過亦其人自安於格莫有藻厲束修以自表見蓋法與人而俱敝哉

又曰國家取士之途蓋三變云往在洪永間天造草昧士各以所長奮毋問所從來時蓋有其人而無其格宣正成弘之世文教大興士品乃定諸服大僚備肺腑者彬彬然多制科之選矣而負奇蘊珍之夫亦間緣他途以起上之人不爲戹也時蓋有其格而未嘗限其人嘉隆以來制科益重縉紳大夫十九其人其以科貢起者卽有長材異能多束于資不得表見時蓋格愈嚴而人始病掄材者稍稍調停均節破拘攣之見恢登進之途然竟未聞有殊異之材足以越常調而稱意指者其故

何也我朝令甲郡國吏受雖黄于監司而御史臺督察刺舉之固廟廊所爲寄耳目者也此之是非謬矣今監司御史臺旣已抑科貢之士不得與制科齒斯其人已發憤無聊矣間有所論薦又皆有權力者不則夸毗而善爲容者也不則有心計而能得上歡者也甚者且以苞苴結矣其忠誠樸魯之士一心營職固宜親媚于上而事復有大謬不然者夫黑白不分則趨向不定今奈何以黑爲白也白者安所勸乎若天下之人旣厄于制科往往應以不肖之心恣肆而無檢且曰上故已限我矣我卽傴僂而修繩墨而行無復之矣夫國家之于科貢非薄也初除而得郡邑吏及弟子師漸而六館諸曹漸而藩臬奈何薄之耶今誠欲救其弊莫如審刺舉而毋眩于名請詔監司御史臺自今有所論薦果賢也果能也請毋以格拘而其不然者非但罪其人也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效者坐之謂宜略倣其意核其名實大戾與夫以權力進者苞苴進者罪其人并罪其所舉之人人人心庶乎其知警乎然猶有説焉國初著功令每歲郡國所貢士皆擇經明行修貢之太學日課而月程之

以次列其功能高者補諫議與制科相參此其與至重今太學養士之規稍稍廢怠士以爲恥甚者不欲挂名其中輒受職以去夫養之不重則用之不得不輕其勢然也說者曰古之用人策可相漁可師牧圉可庸夫天下非無才之患也才而束于格之患也嗟夫士才而束于格者亦千百而一耳千百而一者不常有有之亦未必用徒令不肖者得藉資以進則愚未見夫任格之爲害而破格之爲利也

陳絳曰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之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沮矣夫視雞而張弓無馴雞也伏馬而鶩鼓無駭馬也善用人者以度外容人而後士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丘濬曰州縣佐貳雖卑獨非臨民之官而授命於朝者乎待之以禮而使其體面不失然後可責之以法而使其職業克修然見必叩首言必稱爺行必步隨揖必還坐役使譴呵曾奴隸之不若乃聽其恣肆害民而不屑於禁治刑責不加拏問不及禮與法蓋兩失之矣

李公學一嘗爲吏科給事疏畧曰遠方如雲貴兩廣民膏易剝必有雅守然後可望其清操事變不常必有鉅才然後可望其振刷顧今四省守令甲科實鮮蓋徒以遐僻之區非所以處甲科也是愛甲科不愛地方也夫以中州視四省四省誠遠然江浙閩楚於兩廣西蜀隴右於雲貴風土相宜道里亦近四省有缺皆於鄰省銓除之揆人情未爲不樂況今三途並用方將破格以待舉貢又奚嘗以善地獨私甲科哉上韙其言行之

往行

惜才

前言

薛文清曰聖人取人極寬如仲叔圉祝鮀王孫賈皆未必賢以其材可用猶皆取之後之君子好議論者於人小過必辨論不置而遺其大者視聖人包含之氣象遠矣又曰聖人取人不以有功而掩其過不以有過而掩其功如管仲霸者之佐耳其過多矣聖人猶不廢其一匡之功

後世有論人過而遂沒其功者多見其核尅之甚也

又曰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咎其往日之過幷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祝公允明曰詐人信傲人遜其性然也醜其稱而矯焉爾然苟欲詐傲亦何稱之足醜閉宮清醜女貞非其情然也勢有違而安焉爾然苟欲汚淫又何勢之能違故君子之于人取其信取其遜取其清取其貞無他焉耳

鄧公以讚曰進賢去不可雖均用察然詳玩未可二字語意何等遲迴勿聽二字語意何等决絕可見古人切于用賢而難于棄才之意

李公夢陽曰皮以爲衮雖聖必服貍狐是也言以爲訓雖惡必錄陽虎是也蛇蝎砒硝藥皆入之世欲無小人得乎

崔公銑曰用人去短而錄長取人即新而棄舊子貢以下皆器也况衆

人乎祝鮀之佞夫子錄其典祀之能夫中人恆過而改乃成名德若以一眚而掩之不已刻乎

何孟春曰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曰比得荊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很公不識耳按石林詩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其詩有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荷少加筆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爲童貫客得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矣王荊公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贓敗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爲吾詩文家辱者未易僂指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爲之惑東坡之於李豸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公邦奇曰易比不追其去求其比也而反不追其去何也蓋求士之道不惟招之可以來士雖其去不留亦可以來士若士既入其國不聽其去則士皆諧去就不得自遂入其國不舍而不得去士皆慎而不敢來矣中庸治國平天下曰嘉善而矜不能正欲致善者而用之也

韓公邦奇曰人才可惜造就之難點汚之易易之鼎以金鉉玉鉉象之金鉉玉鉉人所寶愛而珍護之者人能愛才如愛鉉其愛國之忠深矣古人九載黜陟幽明今制三年考察在外撫按事竣復有庭劾是又不時考察矣其所劾固有貪殘之輩中間或小過或詿誤或言語不合趨承未至以致黜退者比比然也我國家以科目取士中其選者皆俊乂之器其才識不大相遠但習與不習耳習之於累年棄之于一旦以壯年有用之才終身閒廢深可惜也夫旌異之典以待茂才異等論劾者以處元兇巨惡不可待考察之期乎聖人制刑多加寬恤惟鼎爻覆公餗其刑剭以其蔽九二之賢也剭族刑也不少假借聖人之意深矣

劉仕義曰仲叔圉之奪嫡祝鮀之便佞王孫賈之媚竈其人品可知已而夫子論靈公之不喪以其能用此三人者以其才足以辦之也公綽之不欲夫子所深與矣而乃謂其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者以其才不足以辦之也嗚呼用人之道需才爲先器使之公惜才爲要豈可以二卵棄干城一眚掩大德哉

孫公存上霍公渭厓書曰蒙手翰所與涇野先生寅淸之暇商搉古今之正論諄諄訓誘存何人斯與聞斯教夫涇野醇乎醇者也夫子强哉矯者也以涇野之醇與夫子之矯陶鎔變化于大聖之域發之爲論議措之爲事業必灼知乎善惡之幾而擇守乎時措之宜自不至于賢智者之過矣而豈愚不肖如某者所能贊一詞哉頃以門下辭受之嚴僅市婺之朋酒以獻而適得敗者遂使夫子有感于以名取人之難焉嗟乎某獨不類是耶若以言獻安知非婺之敗酒乎然是酒之初市于蘭也價甚廉其不市僞明矣而顧若此則中途所與同處者薰蒸之氣敗之也嗟乎士修于家而獻于天子之庭其所與同處者可不慎乎是酒也必一敗一不敗今適酌其敗者遂幷其不敗者棄之毋乃未盡酒之情乎果然則天下多棄物而瑜皆以瑕掩矣縱使二酒俱敗而蘭產之正味則不敗也他日更取其味之正者不敗以氣之惡者而酌之則可以薦神明酌賓客而奚以一敗遂擯不使前乎使當其方敗而改作之否則別用之或以爲酸醢或以滌藥物或以[illegible]道喝未甘委之溝壑也

存不幸實類于是夫道之中也猶酒之有正味也賢智之過則酒之醲而過于正味者也愚不肖之不及則酒之漓而失於正味也書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蘗多則甘好善之深者似之麴多則苦惡惡之嚴者似之以存觀于夫子其酒之苦者乎苦口者利于病惟量之大者能受之逕野其酒之旨者乎式燕而醉于心則量之小者皆受之矣若以逕野之蘗與夫子之麴損益適中以釀之則甘苦調而人皆知酒味之正矣古人有體道之言有知道之言存不能釀酒而能知酒之正味伏惟舍其前日之敗許今所市之眞取而酌之則酷暑之氣可敵嚴寒之天可温而和氣可致無妄之疾勿藥可喜矣若夫投之江以醉三軍賜之食馬者可以化暴之爲忠良助又其餘事耳

葉居升曰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

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少不忍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亦上之人未有以化之也

汪文輝疏曰論大事者論大體論大臣者論大節如果心術傾險妬賢嫉能行檢貪汙招權納賄眞有實跡衆所見知正官以斥之可也若夫行本端良而才或疎淺心本質直而氣或粗暴一疏其短彼將自恥求退不遑不必別爲指摘古之大臣有坐罷輭退者不曰罷輭而曰下官不職有坐貪汙退者不曰貪汙而曰簠簋不飾無非所以養廉恥存國體也今則拾其已往揣其未形陰私之影響言語之疑似連篇累牘見之章奏以致彼此相訐前後相攻如市井喧鬧爲衆嗤笑人己之間豈不兩有所失哉至於方面重臣如果貪暴奸險貽害地方亟宜斥逐苟人品未壞政體未乖則纖小疵瑕人皆有之而棄短取長不徒爲人才惜亦以爲地方惜也蓋去之者以庸常維之者不皆卓異也況今日以

人言而去明日以人言而用送往迎來有司之趨走百姓之奔疲已爲不甚矣故夫投其哭

往行

訓導吳公㦤音景泰中膺薦至京以屢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在邊久不得支俸請於吏部項公曰是嘗撓我兵部何可與之尚書泰和王公曰官必有俸自須與之然竟亦莫能與也㦤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於兵部于公謙見公牘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遂與俸諸公所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爲仁和訓導通詩書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藩臬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冢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菴大年疾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能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爲志其墓人以爲抑菴

之德不可及

陸文量名容崑山人憲廟時爲職方郎嘗疏沮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沮太監李良乞陞敬皇帝登極上疏論人事言多切直時劉吉柄國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參政尤有聲既而以考察去位文量有阿留傳阿留者太倉周元素家僮也性癡戇無狀而元素終畜之嘗使執灑掃朝運帚不能潔一廬主怒之則擲帚于地曰汝善是曷煩我爲素或他出使之應門賓客雖稔熟者不能擧其名問之必曰短而肥者瘦而髯者美容姿者龍鍾而曳杖者侵度不能悉記則闔門拒之矮榻缺一足使留斲木之歧生者爲之持斧鋸歷園中竟日及其歸出二指狀曰木枝皆上生無下向者家人爲之哄然舍前植新柳數株元素恐爲鄰兒所撼使留守焉留將入飯則收而藏之其可笑事率類此元素工楷書尤善繪事一日和粉墨戲語留曰汝能爲是乎曰何難乎是遂使爲之濃淡參差一如素能屢試之亦無不如意者元素由是專用之終其身傳者曰樗櫟不材薪者

不棄砂石至惡玉人賴焉蓋天地間無棄物也矧靈于物者獨無可取乎阿留癡獃無狀固棄材耳而卒以一長見試是元素之能容也今天下正直靜退之士每不爲造命者所知遲鈍踈闊者又不爲世喜能知而喜矣用之不能當其材則廢棄隨之嗚呼今之士何不幸而獨留之幸哉文量蓋以阿留而發其不偶于時相之慨也賢者不能默默取容其志必爲其所欲爲必言其所欲言乃爲之俾不通至今自傷求如一獃僮之見容而不得亦烏在其爲相天下士哉

夏進士鍭放回違限例當送問鍭以爲母不服以詩風郎中史欽欽不懌據法白于三原王公欲送問鍭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鍭嘗以所作文獻三原王公公因停其事命其屬官勸之鍭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長歸養母而已張主事志淳因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王公惜才好文乃如是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則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下縣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顔色遣一辦事官持手本引鍭送刑部

又可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所遣官回又召面問曰鏃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鏃發數而易衣以進公微笑謂張曰此少年有文而不知法故委曲成之張嘗謂公於進士猶愛惜保護之如此而法則不少屈可謂難矣

韓公坤字子厚蒲城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夔州知府初授嘉興令生員金燦者父爲糧長折價三千餘兩燦禁錮累歲莫能償然力學不怠公悲憐其意釋之後燦登進士爲御史初燦既釋懷金幣謝公公曰吾爲天下惜才非私燦也卻之

陳少司寇堯爲巡撫日詔列庶司不肖者以聞公上政府書謂毋爲已甚其略曰天之生大賢大不肖皆不數惟中人居多中人有兩端或有志而未詣則受欺或有才而暴施則受忌此兩者器使之亦可爲求賢之備亦可以爲不肖姑置之以觀其後可也執政不能用聞者以爲讜言

史大司馬道爲大理卿日時科道互糾題覆二次俱以尚有好惡顯著

者責吏部黨護時公過大明門與汪公遇諸塗公乃力言人才可惜老先生留得一分是一分汪公亦以爲然及有旨再考汪公遂奏替科道作說客復奉旨回話罰俸五月坐是汪公切齒銜之

胡端敏公世寧疏薦林見素俊楊邃菴一清曰俊雖執古而時俗亦不之〻喜然其守正之節則眞宋璟也一清雖諧俗而士論或不之歸然其濟變之才則眞姚崇也其品隲人才不以偏長求全若此蓋善用才者譬之工師之用木棟樑榱桷各適於用故曰用人不求其備

嘉靖十〻一年吏部言頃奉三途並用明旨誠立賢無方之意第撫按所薦者進士常十之七八舉人才百之二三歲貢則絕不齒及雖欲並用何由憑據請令撫按無論舉人歲貢拔其優異者以薦本部覈實奏請

詔可

陸給諫粲嘗疏人才不獨進士可大用舉人監生有賢能者亦宜同升敍職卓異有成效者暨王府官一體遷轉邊方長吏視內地尤當愼簡不宜以願就遠方苟圖利祿者充之其考察才力不及謂宜遠省者亦

宜調停今朝廷屢議通鹽法修馬政然太僕苑馬鹽運皆不擇人而徒
變法無益也
隆慶四年吏部覆賈三近本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
寛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
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倏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率委任佐
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饕雖亟爲褫黜而斯民已重狼狽
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偏重進士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
允行
惜名器
前言
張瀚疏曰國朝定制文武一品至七品俱有封贈之典覲諸司職掌及
會典所載至爲嚴慎其在京官須滿一考在外司府州縣等官必再考
稱職詢察覆實方准題給所以重君寵勸人心也及遇覃恩頒詔係一時
曠蕩之恩亦自有限制以見任開讀爲始但近年士風日薄率比請乞

紛紜不已圖遂私情罔知法守相應裁正以便遵行合無今後兩京堂上四品以上官除奉有特旨及例該考滿具題取自上裁外其五品以下或考滿稱職或見任遇恩拜外官七品以上已滿考者查曾旌異方俱與請給其餘考無稱職初薦調繁閑讀例前事故例後及凡到任或試署初授起復除補但在閑讀之後者並不得牽引附會朦朧奏瀆倖

命下之日通行内外各衙門知會遵守庶朝廷名器不至于濫施臣子忠良亦因之以激勸矣

王得春疏曰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聖辟寧損百萬之資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異服以華其躬蔭之世祿以裕

其後名器之濫至此已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臣請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汚蔑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皁而牧朝廷肅清而四海聞風者必爲翕然稱快矣

蕭淳曰賣官鬻爵盛世恥談貲進貨取志士不屑乃朝廷有難已之役勢必借資於富民諸生有難致之身情愿借途於輸助開納亦自有必不可廢者近因河工一例加至運副銓曹業已疏罷各官堅欲舉行大夫崇秩遂爾濫竊然此固爲名器惜也他如丞尉之流皆有民社之寄以數金爲壁馬巧施假道之謀以百姓爲外府肆行盈橐之計有納止百餘金而俸則六七十金者以子母權之官家亦甚拙矣臣愚以爲凡遇大工開納除監儒吏承等類照舊外宜另設一清散之職以待貲郎而稍優之體厚加其值量給以常俸三分之一勅所在有司不得無故

窘之富室子弟數奇制科業精柔翰思得一官以圖結局者則雖所輸甚費所得甚約未有不樂趨之者也且其無多俸祿則不必限之以員不當事任則不必需之以次無礙銓選則不必時開而時止官階別設一局永作招徠輸貲別貯一所專供支用其一切刑名錢穀之官雖小必慎盡宜停止庶工役有賴而銓法亦正矣

項應祥曰夫賣官非古之制軍國重事帑藏匱乏不得已偶一爲之蓋權宜之術實陋政也近年以來執爲良法今日此部開一例方廉其值明日彼部開一例更損其價巧立名色多方招徠使其納也又納加而又加甚至提舉大夫亦得以錢貲焉彼素封之家探囊而市猶慮其取償於官也況赤身棍徒曾無擔石之儲東挪西借不二三年輒博一官居然加之百姓之上似此等輩豈有寸長片臆在民瘼哉臣每見新官未任而京債主人先已蜂聚其邑官至之日攘臂出入莫敢誰何不可不曲處以償之彼豈能神輸而鬼運哉不過多方局設以巧取於民柔者猶劇歛其歛以陰吮其血剛者則羅鉗箠楚以強扼其吭小民皮骨

於是乎空矣夫國家開例之始入儉用奢束手無策不得不爲是委曲生財之計其心亦良苦矣不知醖禍流毒一至於此彼閭閻間與妻孥子竊天踏地有耳所不忍聞雖汚吏之肉其可食耶豈非開例爲之作俑哉且例多則壅有坐守窮年不得一職者狀如餓虎款多則壅有作奸侮文不可究詰者勢同魍魎其害種種可勝窮乎

往行

鄭宗仁體元任丘人成化丁未進士初授戶科給事中歷官戶部尚書嘗以給事巡視光祿郡縣以災告者百九十餘處公疏請賑卹明年災倍於前復疏言之有建議者以國用不足欲齊民得入粟受千百戶仍帶俸公曰名器濫至是耶此令一下軍士將解體況一時所得不足償帶俸之費抗疏言之

重外任

前言

陳于陛曰皇上御極以來憂勞宸宇德意甚盛然而薄海窮簷未盡樂

業天室萬里帝居九重安能一一照燭之所賴以揩綏元元者惟是諸
郡縣牧民之官而海內千五百吏能一一任職所爲察郡吏使毋虐民
者又監司與撫按之責也故當今要務非重外吏則治平之象不覩而
非專責撫按則廉循之效不與外吏終爲未重也考之漢世良吏有治
理效輒以璽書褒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
次用之唐制不經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
又詔選京官有才望者除刺史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
爲恆式宋宰相罷政猶領方州其寵重外吏如此當其時尚有鄙州郡
爲徒勞羨內召如登仙者蓋人情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於害之中爭取
小焉計遷擢則內捷而外多滯算憂責則外劇而內常寬故慕此厭彼
亦勢所必至耳我聖祖開基所爲大破拘攣奬進下吏者未易殫述其
後尚多超格之舉以防內重之弊如陸瑜蕭瑄以布政徑陞尚書何文
淵以知府徑陞侍郎王恕彭誼以知府徑陞布政至嘉靖間王德明以
懷慶知府徑陞太常少卿猶足風示激勸乃今則稍稍異矣國初進士

授官佐貳今甫釋韋褐即儼然州縣之長且趦趄不樂就此或以不習爲吏猶有說也知府荷千里專城之責體貌優崇今臺省以爲劣轉而科且不陞矣至各部郎雍容積資亦或越知府而徑陞藩臬何也參政三品鉅僚封章及於再四都諫以七品官驟得之而不悅甚或有所避就其間又何也布政爲一方師帥軍民安危所係今或淹久不調問之則曰此不堪節鉞者寧有不堪節鉞而又可堪方岳者耶此等積習相沿頗久欲振起其弊須加意於內外陞轉間然亦不必大事更張其就今所見行者調停適中以求無失祖宗初意而已蓋用人無畫一之法則趨向不定無超異之舉則勸勵不昭今臺省華要之秩僅以待郡理縣令之異能者知州等爲牧民之官而徵取不與焉非所以爲平也藩臬自僉事而上常洊擢卿寺開府知府二千石同稱方面而絕跡卿棘之轉是古之入補公卿者而今爲循資恆調之官矣非所以爲稱也隆慶中部覆科臣議謂撫臣宜擇兩京三品正卿及各省按察使以上資望深重者其餘年淺卿寺副使等官不宜輕授而今或不盡然非所以

爲愼也誠爲之令曰凡行取選授科道官推官知縣者十居六七而知州必預焉爲進士者十居六七而舉貢必預焉卽以知州品級非宜亦可行取而考其優異者特授吏兵等部清要之秩以寵之則州縣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知府聲績卓異者六年以上得徑陞京堂才地相宜者四年以上得加銜久任部屬不得越此而陞兩司臺省不妨間出以補大郡則太守之職重矣又爲之令曰凡推用巡撫必內外間陞聲實兼論使練閱深者得以展布其能名位淺者得以蓄養其望則藩臬之職亦與京堂並重矣此皆於見行事例無大窒礙而一調劑轉移間自可使耳目更新風采振迅宋蘇軾云王者用人有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人情既不輕外吏而外吏有不矜奮自重者臣弗信也至於撫按二官關係尤重又必久巡撫之任重巡撫之權而後可責其盡職蓋撫按職事不同按臣如飛霜迅霆震肅一時可暫而不可恆故巡歷周歲便須與代撫臣如和風膏雨披拂浸漑必久而後入在昔如周忱撫蘇松一十二年王翱撫遼東十一年于謙撫河南山西十八年今卽

未能如此之久亦必待三年以上使周知一方利弊乃可望其成效其
功績卓著者又當特爲留任六年九年漸次加以侍郎尚書宮保等銜
勿令輕代使官知所居長久其計慮必遠不茍圖一朝之便而人知官
不輒徙其奉行必謹不敢萌狎玩之心較之屢遷數易者功效不同年
而語矣巡按御史職司一方風紀稱爲代天子巡察每差用時必於大
廷奏遣誠愼重之近或但知抗示威稜爭競禮節以爲得體渾厚者矯
之則又徒事安靜於婀䝉法六條之察弱其職矣請自今題差巡按必
精簡御史中年深望重者若能爲地方任怨釐蠹仍須加意養其風采
即有舉動不宜者俟回道議處其職事修舉者照居鏞王忬胡宗憲例
間陞一二以示奬勸誠得此兩臣者左提右挈視國如家綜察必嚴舉
刺必當若是而外吏有不競舉其職者臣又弗信也請特勑部院采臣
愚議更加審酌力行大要使外吏勸勉則民蒙福而使撫按稱任則外
吏奉法當今彌世磨鈍保固邦本之道似無亟於此

久任

前言

陳建曰祖宗朝東莞縣令盧秉安蒞任至一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惟受士民之詩自賦云不貪自古人爲寶今日官貧詩滿囊十有九年居劇邑幸無一失挂心腸國初守令久任而民受其福往往如此西漢王嘉疏謂孝文時居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自古國家盛時氣象大率然也丘文莊公曰我朝自聖祖稽古定制始循有虞之典藉年爲滿中有善政著聞者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以來率循是道近自選法淹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朝廷立法之初意矣惜哉

又曰祖宗朝官多久任雖在謫遷猶然迨績成而超遷也使其無大故不輕徙泛易如吾鄉先達彭公誼初謫守紹興者九年著利民之政繼擢鎮遼東者十二年埀安邊之績皆久任之效也近日則官遷如傳舍

起自謫籍者尤速或數月而遷或一歲數遷或陞未抵任卽遷者有矣從此徒滋速化競進之圖何望庇民利國之益歐陽永叔詩云官居處處如郵傳誰得三年作主人誦斯言也古今同慨

王瓊曰取士貴精而不貴多及旣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速去久之使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者未之信也又甲科未能網羅眞才如黃福以歲貢楊士奇以儒士胡儼以舉人是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惟試之以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矣

馮公琦曰唐臣劉晏有言士有榮進故名重于利吏無榮進故利重于名故天下有自愛之官而無不作弊之吏官執法以察吏則事治吏舞法以欺官則事廢自來吏部司官陞遷之格四司周歷挨次遞轉一司數月卽調一司初任之官數月始熟比其練習已更調矣以數月之官察積年之吏且以新舊相代困而沉匿册籍增損文移遲速之間便有

緊重吏弊多端實始於此且司所以更調者欲其徧知四司事也四司之事未徧而一司之事反不精事一司之弊反未釐革則焉用是紛紛爲也司官惟主事在部既久合將四司主事註定員缺分理庶務不必更易積俸既深始轉員外郎自員外郎以上然後照舊例遞轉周歷四司之事每一官既轉須將所管文移册籍交代明白方許改任則官以久而吏事自精事以專而吏弊自革又釐奸剔蠹之本也

馮公琦曰今談吏治者未嘗不言久任法便而或以爲便於法不便於人情此中外諸臣一再推擇不報已不能無留滯之感尚何論久而愚以爲行久任法不如得恒德不二心之臣而任之誠得其人假操柄寬轡策比及三年未爲不久也不然者雖久且無益於治夫一人而事數更一事而議數更一議而令數更一令而法數更事更則紛議更則擾令更則疑法更則玩若此者雖久於官猶不治也

羅整庵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爲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庶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惇大之化或以小補焉

耳議者未可執爲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超轉之說大意以爲超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皆爲治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陳以勤疏曰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做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任者各婾爲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之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修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偏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

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勣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懈弛而隳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積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露亦必以憲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都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己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限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陞郎中僉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卽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

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棄上之知遇也哉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清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

鄧元標曰久任之法自嘉靖戊辰後始宜乎宇內家給人足而蕭條悽楚大異疇昔則久任之法未盡善也夫循良之吏人與地相習譬鳳鳴高岡有耳者聞之皆喜鷙悍之吏人與地相戾譬鴟囂於室主人恨不得早逐之爲愈也凡欲用人之力在得人之心使之欣然從事鼓舞不倦然後惟其所欲爲而罔有倦心今之久任在未能使天下吏以久任爲榮而不以久任爲辱耳愚欲任以四年爲准其更遷以二年爲准賢

若久任使之志意得展以待行取中平者陞去不然庸者無上進之望
計日月而竊祿奸者多憑體之謀依城社而肆蠧是故久任可以藏奸
可以庇不能賢者聞之解體能者因之隳志不幾雞鶩鳳凰同棲乎
范珠曰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吏久於官則人情不
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
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
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
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尤
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勑部
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
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爲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
雖錢穀辦集未免爲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
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贓濫之罰使上下
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頻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

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

王士俊曰近倣漢法已久任州縣之官而治乃與漢異者何也蓋漢法能使人樂於爲吏而今多厭苦之漢有超擢之典便宜之令如黃霸爲潁川善則賜車蓋高一丈且徵入爲三公而今三載考績卓異不舉矣龔遂治渤海盜則罷捕盜吏恣意所便而行今盜賊一不以報則降謫之令下矣且也文網之煩動加掣肘積穀則有罰鑄錢則有罰郵傳濫用一夫一飯則有罰公以禁科斂而私以取無窮明以借館舍而暗以索輿馬有司動扞之如束濕如今詔毋强予民以錢聽其行止矣而新錢散於民間以不售爲爭者亦宜有以處之積穀減原額矣而前以歉數降罰者亦宜量之而薄其試强盜照出不眞悉宥之矣而隱匿之令猶嚴有司報一盜往復追勘往往累死其失主而失物者至相率以盜爲諱亦宜稍酌之苟非嘯聚殺人大賊聽有司自捕之而勿以遠勸之章奏也驛遞弗得私開矣而夫馬廪餼孔道相續勢不得不復取諸里甲暗賠之亦且稍爲之處置使上下之情俱適也詔旨雖有寬餘之令

而民未覩惠澤之實者正以其遺弊猶未盡祛而有司猶拘於文綱故
耳臣謂乞勑該部通行各撫按議處其不便者改之行令有司一意勤
恤民隱任其才智所近勿以一切文法拘之勿以一眚棄大德勿以虛
文掩實政勿以私自喜怒爲賢否以爲守令勸至於超擢之法旣不行
於今日則爲吏者不樂於久任不遑卹民以侯寺志意益灰焦芥益苦
猶不若寬其限制循資而敍民之爲愈也
胡世寧曰天下親民者郡縣守令也總督郡縣者藩臬二司也巡察二
司守令者巡按御史也數者設官皆以爲民也祖宗舊制惟巡按一年
交代回奏至今不改其餘藩臬守令則皆久任而責成其功弘治以前
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春爲知府或僉事於南秋陞副使或參
議於北來春則又參政或副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僻遠不
行在家稍候三二月卽改左而三二遷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卽望轉而京
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知幾日月過半其能在任幾何至於進
士爲知縣者亦惟持守三年有薦卽行取事在承上而不在恤下也故

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凋弊若見驛舍之損漏諉爲之修也視生民之飢困若見驛馬疲瘠誰爲之恤也舊時責之以興水利勸農桑者不屑爲也責之以積谷備荒者不屑爲也至凡覈戶口均賦役除盜賊抑豪強等事皆不屑爲也乃惟廵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之情視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

往行